



从东北到海南

戴夫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从东北到海南

戴夫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58·长春

內 容 簡 介

此書是以日記形式写成。作者以純朴的笔触，真实地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軍中一支部队的“入关”“南下”“解放海南島”的行軍、战斗生活。

書中通过許多軍爱民、民拥軍、官兵平等一致等小故事，深刻地揭示了人民解放軍的本質和解放战争的正义性。

从东北到海南

戴 夫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

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6 字数：142,000 印数：15,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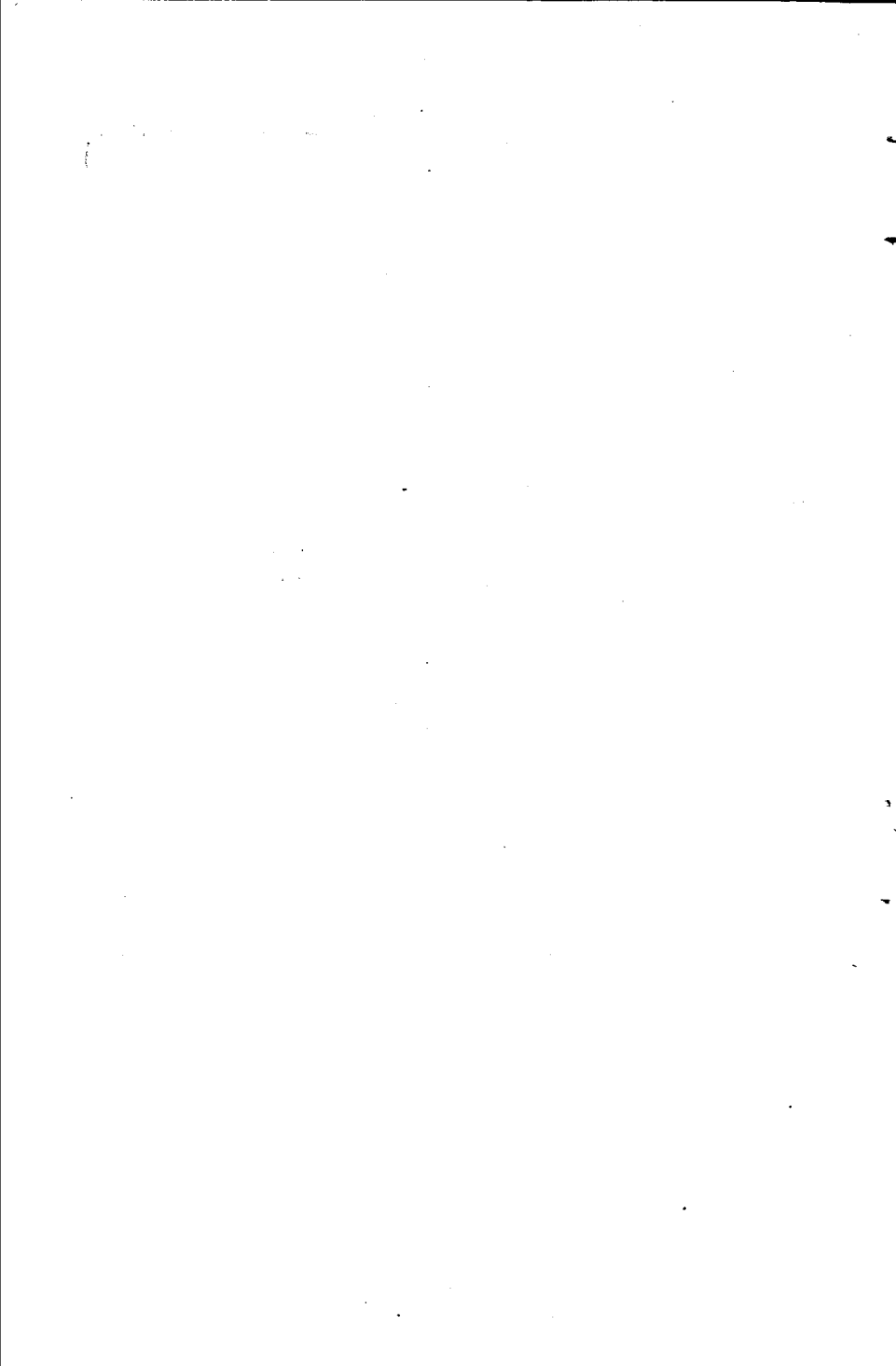
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：10091·231 定价(6)：0.48元

目 次

入关日記.....	(1)
南下日記.....	(29)
解放海南日記.....	(85)

入 關 日 記



十一月二十二日

东北的完全解放，縮短了中国革命战争过程；党中央发言人評論中国革命战争形势，断言今后只需一年左右，便可以从基本上打垮蔣介石的統治。这事的确令人兴奋。

但毛主席的四句話，还要更令人兴奋：

“軍隊向前进，生产长一寸，加强紀律性，革命无不胜！”

我們是軍隊，当然要“向前进”。辽西战役以后原拟休整一个月，头一个星期規定进行政治动員，实际上这一点点時間，連战后的休整补充工作都忙不过来。动員刚刚开始，现在又有了改变，要立即向关里进軍了，而且三天之內一定要行动。好紧张、好熱鬧的生活！

誰都紧张而且忙碌，誰都觉得時間不够使用。怪不得参加革命的同志，总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，往往內心以为自己还是青年，偶然計算到年齡，才恍然大悟已入中年了。八年抗战象是昨天的事，解放战争的胜利，迅速得尤其令人感到意外。

在毛泽东旗帜下，做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黨員，真是幸福而且愉快。

十一月二十三日

庆功会变成了动員会，功臣們喊着带头打到关里去，攻占平津，解放华北，到早先皇帝坐的金鑾殿上去召开更大的庆功会。

連队紛紛訂立行軍計劃。有的单位要夺紅旗，还有的連队提出要創造“鉄腿好汉班”。

十六大队的通訊連，为了爭取“胜利入关”的大紅旗，班、

排、連一天討論了三次。他們提出堅決執行党中央的指示，勝利完成一年的任務，堅決保持東北解放軍的光榮，堅決配合華北部隊攻占平津。在思想戰綫上，他們提出反對怕勝利，反對怕進關，反對講怪話。在群眾紀律方面，他們除提出堅決執行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”外，還提出保證做到三光：炕上掃光，地下掃光，碗盆洗光；三不要：不要老鄉伺候，不要老鄉担水，不要用老鄉的碗筷。這些內容，都是群眾提出，領導上集中起來的，所以具體而又全面。

機關一切工作都忙得擠做一堆，簡直有點紛亂了。不想又來了一個松江省的慰問團。

松江省的慰問團是馮主席和張副主席親自帶領來的。地方上也真够忙，要祝捷，要抽幹部去接管新地區，還有許許多多在勝利局面展開中事先設想不到的事情要做。松江省這時竟組織了一個包括各界代表的慰問團，并由兩位主席出馬，親臨部隊慰問，單就是這一點，對部隊來說，便很够令人興奮的了。

他們來的任務也是雙重的：部隊剛打了勝仗，要慰問；部隊進關，要歡送。

這對部隊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鼓舞，軍的直屬單位排以上幹部開了一個晚會，表示對他們的歡迎。

既然什么都出乎意外，當然什么东西也都不湊手，晚會十分倉促，非常潦草。但松江慰問團却贈給我們一面值得紀念的大紅錦旗，馮主席并鼓勵了我們一句用意深長，并且富有詩意的話：

“你們已經用你們的鋼鐵意志，勝利解放了東北人民，現在你們就要到華北去，攻占平津，解放華北人民，松江人民希望你們把這桿大紅旗，勝利插到北平城頭上去！”

在我們部隊里，松江人很多，有了這面大旗，該是多大的鼓舞！

十一月二十四日

大风。部队下午二时出发，离开黑山。

一九四五年初冬，我們曾来过黑山。原想駐一个月，在这里过个阳历年，但只駐了一天，敌人便从北鎮打来了。为了爭取和平，我們沒有打，部队在一个黑夜，悄悄地离开了黑山。那时黑山未遭破坏，街市整齐而又熱鬧，县政府則簡直有点輝煌。那一天。恰恰遇着东北头一个冷天，我在街上打听道路，連年老的人都不怕感冒，鞠躬如也地脫帽站在一边；我讓他戴起帽子来，越讓，他就越发不安，簡直弄得我手足失措。軍隊和人民隔着一道鴻沟。我們离开黑山，老百姓都在屋里酣睡，部队从窗下經過，可以听到屋里的鼾声。

这次离开黑山，情况却大不相同。黑山阻击战激烈而又残酷，美制蔣机炸毁了城里許多房屋，单是和平居民，便死伤了三四百名。这次恰恰又逢初冬，但我在街上打听道路，已沒有人脫帽鞠躬了。部队离开，却有人排队欢送。从街中心直到西門外，道路两旁都是高举旗帜的群众，激动地喊着欢送我們去解放华北的口号。县政府变成廢墟，县长換了人，部队出发时，县长亲到西門外，参加部队入关宣誓，热烈地向部队講了許多話。

只隔了短短的三年，情况对照便这样鮮明、尖銳！在三年残酷斗争中，我們的工作是进步了，而人民也从战火中站立了起来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

头一天夜行軍便遇上迎面大风。部队新补充的解放战士占五分之一强；每一个步兵身上的装备至少有四十八斤重；然而

却很少見到或聽到逃亡掉隊的現象。

我們的同志對鞏固部隊，做了不少的工作；解放戰爭的正義性，也給了我們很多的工作便利條件。李玉發的故事，很可以證明這個道理。

李玉發是通化人，十四歲就給人家支使，受的苦說不盡。前年受騙，當了“中央軍”。連長也姓李，是一個無賴流氓。他曾經眼見他攔路搶劫，報私仇殺人，吃喝嫖賭，無惡不作，覺得干這種土匪軍隊，很寒心。於是他開了小差。但倒霉得很，他又被抓回去了。連長打了他七十扁担，把他打昏過去，醒來用兩人架着他，叫全連每人打他兩個嘴巴。他覺得挨打一下，眼前火光一閃，以後鮮血直流，又昏倒了。事務長一脚踢醒他，要他起來遛遛，他走了兩步便跌倒了，又挨了一棒子。傷痕休養了一個多月才好。

解放後，他被補充到十六大隊警二連八班，大家對他挺親熱，都說是窮弟兄，一家人，你給他鞋，他給他襪，使他越想越高興。他想起自己受的苦，越想越恨舊社會，覺得不報仇，對不起在解放區分到地的家，對不起挨了七十扁担的屁股。他認識到“中央”土匪一天不滅，老百姓一天遭殃。於是上級一動員進關，解放華北人民，他便找着連里的文化教員，替他寫了決心書。

他決心跟着解放軍走，打進關里去，為受苦的人民報仇。

知識份子學習幾年都弄不通道理，勞動人民幾天便体会到了。我相信新解放戰士中，一定有許許多多的李玉發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

今天與政治部的幾個負責同志騎馬先行，下午一點便趕到義縣。

一九四五年，也是十一月，我曾到过义县，并住了不多的几天。那时商店不开門，学校不开学，街道虽然整齐，但只有几个卖零食的。国民党就要来，群众对我们不信任。我与兄弟部队的几个宣教干部，想在知识份子中开展一些工作，召集了一个小学教员与中学生代表的座谈会。女中校长是一位男老师，我去找他接洽座谈会的事，他对我鞠躬如也，唯唯诺诺，并且称我为“軍方”，开口闭口，不是鞠躬問“軍方有何指示”，便是点头說“軍方指示，校方照办”，恰如东北未解放以前，他对“皇軍”的态度一样。座谈会终于召集起来了，地点在“男中”，我与其他几个同志說了話，还有一个宣传队出身的同志唱了一首“流亡三部曲”，大家都很卖力，因而收到不少效果。在座的知识份子都自然活泼起来了，但我总觉得他们内心存在着一种活动，脸上流露着一种怀疑，仿佛在暗暗地說：

“你們倒不錯，但‘中央’許比你們更好吧！”

只有女中一位姓陶的女老师，一个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老女人，曾热情地对我說：

“人們都不懂这些道理，你們要多多宣传，教大家都知道，好安心过日子！”

那时，我还遇到一位年青的小学教员，他觉得我直爽、热情，因而与我談得来，但后来不知怎么一来，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了，看見我便害怕起来，并且背地还对一个地下党的同志說：

“想不到那样一个好人，也当了共产党！”

我设法仍然与他接近，并对他解释了許多問題，他似乎听懂，接受了，但还是坦白而不安地說：

“你說得都对，不过不知怎么的，我听到說誰是共产党，总觉有点害怕！”

这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，但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在暗中活

动的国民党把他弄糊涂了。

今天我先赶到义县，便是带着怀旧的心情，看看这个县城与三年前有些什么不同。

情况非常令人兴奋。才解放了不过一个来月，这个县城却已象老解放区了，我們是从北門进去的，河上搭的桥整理得很牢靠，一看便知道这是准备过队伍的。城門上有松匾，装饰颇为壮丽。我們走到桥上便隐隐听到城里的鑼鼓声，而一进城門，則人声鼎沸，鑼鼓喧天，到处洋溢着拥軍的空气。十字街上有两三处秧歌，街两边小学生排列着活动标語，我們十几匹馬从当中通过，两旁胳膊象树林一样举了起来。我似乎觉得每一个行人都亲切而又熟悉，义县情况与三年前大不一样了。

我曾去女中，“鞠躬如也”的男校长早走了，但善良的女老师陶先生还在，不过她恰恰未在校，我没有见到她，只听说她有一个閨女，在我們离开时，参加了我們的兄弟部队，現在还在哈尔滨工作。害怕共产党的那个小学教員沒有打听到他的下落。但我看到几个学校的空气活跃，恰如老解放区的学校一样，想来他一定已經不糊涂了。

十分欣快地再度瞻仰了大佛寺与城西南的古塔。

大佛寺几乎完整如旧，只是大殿坏了一角。古塔未倒，但已被战火弄得周身創伤了。解放这个县城时，这一个角落打得最激烈，古塔旁边的庙与附近的城墙都破坏不堪。城上残破的工事，現出敌我曾在这里进行过爭夺战。毀了就毀了吧，一切都是人民創造的，現在人民的腰干已經挺直，并且行动起来了，将来一定会有更伟大的建設的。

十一月二十七日

今天从义县出发，行程六十里。

沿途經過的村庄，村口都扎有松門，村里都有农民会或妇女会烧开水，热烈照顧部队。

因为不想走得很急，我今天与孟方早走了几步。出县城八九里路，在一个安有鍋灶，正在烧着开水的窝棚旁边，我們向一个烧水的老年农民打听道路。

“不用問，一路上尽是这个。”他說，并且指了指大道上的松門。“照着有这个的地方走，保險沒有差。”

因为見到他純朴而且真誠，我們便和他閑談起来。

“你們干这个干了几天了！”孟方指了指烧水的鍋灶說。

“五六天了！”老农民回答說。“天天从五更到黑夜，鍋底下不断火，却老是赶不上趟！”

“不累嗎？”

“累啥？咱們的队伍越多，人們解放越快，”他兴奋地从胡子里噴出热气来。“你們天天打仗走路都不累，我們破費点工夫怕什么，現在地里又沒有活。”

他很忙，然而忙得很高兴。他最感到兴趣的是我們的队伍人多，机枪大炮样样都有，而且还是嶄新的，白天黑夜地过呀过呀，好象老是过不完。

农村里的居民，除了热心地支援軍隊，还在兴奋而热烈地議論。他們象討論家务似的議論队伍如何向关里开，怎样白天黑夜过不完，夸张地形容机枪、大炮、汽車，甚至一个战士身上所背的东西。

但在三年前，这一带农村并不是这样，我們也沒有象这样自由地在大路上走动过。那时我們刚从山海关撤退下来，敌人就在我們的身后，而“中央胡子”到处都非常活跃。我們三两个人不敢单独走路。村民分不清敌我，却因为自己穷，見到不管是誰家的伤员，一沒有人看守便剥衣服。装备不好，部队情緒也不高，不少战士說在东北牺牲了不光荣。我們想在錦州附近

作战，但因为存在許多顧慮，决心又改变，进行动员以后便作罢了。我們駐在农村里，群众对我們都看来接近，实际上疏远。……

而現在，却是农村沸騰，居民們都忙着欢送他們的子弟兵，进关里去解放华北人民。

短短的三年，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！

十一月三十日

革命战士真是崇高而又伟大：为了創造新社会，他們不仅和阶级敌人白刃扑搏，而且还和自己旧的思想意識进行残酷的斗争。

在新的胜利形势下，人們一般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光荣的任务，但在少数老战士中，思想却并不是沒有波动。他們战斗了許多年，現在把东北的敌人打光了，和平与战争，家庭与进关，在他們的思想中形成了一种尖锐的斗争。不过斗争的結果，却总是进步的革命思想，战胜了落后的自私自利思想。

八支队的一个营，普遍进行了一次“查光荣”。老同志都觉得过去历史很光荣，現在胜利更接近了，决不能装聋。新同志觉得战争只剩了一年的时间，如不抓紧，今后便沒有了在战场上立功的机会。他們都向党委重申决心，訂了更完整的进关立功計劃。

十八大队发动部队回忆光荣，发现两个思想斗争最激烈的典型例子：一个是战士赵文清，另一个是战士赵俊五。

赵文清是劳动人民的儿子，十岁就給人家当“半拉子”，十八岁就給地主赶車，一直在挨打、挨罵、挨冷、挨餓中长大的。共产党来帮助人民翻身，赵文清家分到房子分到地，为了保住他的这份家底，他出来当了解放軍的战士。东北完全解放，沒

有敌人了，他想，我战斗了二年，现在也该回家侍弄侍弄地了。他老是暗中盘算如何请假回家。别人发觉了他有心思，多方启发他，然而他却不暴露思想，只是表现沉闷。他内心斗争十分激烈。指导员说：“我们要打进关里去，解放全国的人民！”他的脸发红。别人订进关立功计划，他不做声，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半截。晚上他睡不着觉，回想到自己受的苦，回想到在家翻身斗恶霸的情形，回想到参军以来两年的光荣战绩，又想到现在可耻的自私思想。于是有一天，他忽然痛苦地向指导员暴露了自己的思想，并说：“我成了忘本的人了，现在我要清洗我一切可耻的想法！”

赵俊五一听到部队要进关，便想起家里的老婆孩子，害怕一城（长城）之隔，今后不能和家里人见面。行了三天军，他的思想斗争了三天。一天晚上，他决心做一个忘本的人，从炕上偷偷地爬起来，但停了一停，又回到炕上去躺下了。他是通讯兵，在去年冬季攻势中，他浑身长疮，还会踏着淹没膝盖的大雪，帮助别人扛过枪，并且在零下四十度的黑夜，抱着线拐子，把电线从这屯扯到那屯。鞍山战斗他还曾以自我牺牲的决心，在激烈的炮火中接过线，受到上级的奖励。他舍不得抹煞过去的光荣历史。他设想现在回家不能见人的情况，又设想到一年以后革命胜利了，坐火车回家的荣誉，于是他的心上亮了起来，天一亮就报告指导员说：“我的思想已经过了关，今后我要用实际工作来洗去我这次思想上的污点！”

旧社会中决产生不出这样纯朴而伟大的人来，而革命队伍中一有了这许许多多充满了自我牺牲的人，便可以战胜一切敌人。

十二月一日

六支队二連，是从井岡山上下来的一个老連队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一切都保持着紅軍的老传统。

这次辽西战役中，他們担负的任务最艰巨，打得最漂亮，也打得最苦。战后补充了大批的新战士，干部也都是新提拔起来的，几乎成了新連队。对于新成份，沒有經過什么教育，只简单动員了一下，連队便向关里进军了。干部不熟悉情况，許多兵也不認得干部。成份复杂，二綫来的新战士不会行軍，新解放战士很多都要別人帮助，老同志很少，积极分子还没有发现与培养出来，头一天夜行軍九十里，第二天和第三天又連續行动，三天掉队的便有八人，然而只休息了一天，他們便把这个現象克服了。

克服的方法是进行选評。

进行的步骤，是領導上先召集骨干份子，說明选評是为了树立旗帜，克服落后，糾正互助偏差，在方式上要注意启发誘导，不要对落后有所刺激。然后召开軍人大会，动員大家各人检查各人自己訂的计划，根据三天行軍的具体情况，选出好的与坏的典型来，請大家来評。評行为，也評思想，目的是为了消灭落后，同时不抹煞好同志的功劳。这样动員好了，便开始进行选評。

于是，解放战士黃玉华，三天以来揸了二百发子弹还不断的扛机枪，累得滿头大汗，班长問他累不累，他說：“为穷人打天下，怕累哪能行？”另一个新解放战士王祥，脚上三天打了二十五个泡，还坚持行軍不掉队。但印書林却連坐三天大車，王选君則老是掉队。……

善后工作是在好的和坏的典型选評出来以后，由領導上进

行总结。好的表扬，发光荣证；坏的则把他们的思想归纳起来，从思想上进行批评教育。这样，只是一天的功夫，好的更积极了，而坏的则进行了自我检讨，下决心纠正自己的缺点。再开始行军，这个连队便消灭了掉队现象。

只是这样选评一下，一切便能好了起来，保持了老部队的好传统。这事说起来很简单，做起来似乎也很容易，然而我们进行的要不是解放战争，我们工作的要不是人民军队，又假如不是建筑在战士的自觉基础上，却是说什么也不行的。

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，谁在革命中做出一点工作成绩来，便会产生个人英雄主义，说不定便会来一个今天成功，明天失败。

十二月二日

今夜在羊山宿营。

羊山是解放以后新划的县，县城原先是一个集镇，现在也还不象个县城。

然而支援前线，这个县城的作用却并不小。

部队一进城，满目都是“支前”标语，街上来往没有闲人，空气活跃而紧张。街里设有零星过往军人招待所，粮食准备已很丰富，但四外的乡村却还不断地运送粮食进来。在县城四周的道路上，我们见到很多满载粮食，赶着或推着往城里来的大小车辆。我去参观了一个喇嘛庙，里面柴禾、菜蔬，堆积如山。

城里的居民也没有城里人的习气，仍象乡下人一样纯朴。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土地改革。我们的房东是一个小商人，但也种地，他分到了土地和房产，很感激共产党与解放军。